



Chong yuan

1944年-2013年

刁碧清 著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重源

Chong yuan

1944年—2013年

刁碧清 著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源/刁碧清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513-0637-9

I. ①重… II. ①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19676号

重 源

作 者	刁碧清
责任编辑	曹 彦 陈明月
装帧设计	任军钢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陕西奇彩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插 页	2
字 数	120千字
印 张	11.5印张
版 次	2013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0637-9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0060

序 言

我对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一无所知，又是一个电脑盲，年老体弱安坐重源茶庄，每天一盏清茶，一颗净心，身处闹市，心中一片太平，情不自禁，就在纸上宣泄压抑太久却再也按捺不住的感情，拖泥带水写下 1944-2013 年我的亲身经历家庭背景社会群体环境。我虽然卑微，但同在一个蓝天下有我的自尊和体会，历史告诉我，守住清白就能守住人格、尊严、友谊、平安。婚姻具有稳定结构关系、减少青少年犯罪的作用，既然组建了家庭，那么享受权利的同时还要尽义务和责任，懂得取舍、自律、自立、自强、拼搏、奋斗、坚强、和谐及凝聚力。

刁碧清

2013 年 5 月 23 日

目 录

Contents

对女儿们说说	1
婆母是我最敬爱的人	3
我的父母及兄长	5
表兄带我出川到甘肃	9
和兄嫂开心过年	12
我当了孩子王	20
张家庄党代会	23
我愧对他们	30
西安安家	37
两个女儿相继来到人世	46
燕子的胆识	54

我和女儿的开心日子	57
抓革命促生产	69
脱离集体	80
柳暗花明	94
丈夫邀我到安化	104
先天不足 后天的痼疾	107
我和大少孤独留茶厂	115
地利人和 产量翻番	118
釜底抽薪 走上维权路	128
我们仨	131
祝 寿	136

对女儿们说说

我是一个经历过苦难、饱经风霜的人。五岁丧父，十五岁丧母，兄长的失踪，我只能单打独斗，粗野、恐慌、自卑心强，物质极端贫乏之中成长，被人低看一等，但我从不自卑，任人践踏受人欺负时从不软弱，坚强读书和自律生存。

1964年7月我无奈之中选择了家，心想有家就有了靠山，自认为拥有这些就有了安全感，然而我失败了，我的安全感不是靠这些而是靠内心，靠自己继续坚强，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是夹着烦恼和忧虑，悲痛是不能抗拒的，只能逃避。生活非常迷糊，从外表看起来别人总以为我精明、富有、强势，其实我非常脆弱和无奈，然当我的女儿们相继来到了我这个“无知”不懂得人情世故的母亲肚里，当我的女儿们牙牙学语，蹒跚学步都能给我带来莫大的欢喜和快乐，母女连心的责任感增强了，和我共同过着物质贫困的有家的生活。两个大女儿相继带回四川受到兄嫂的加倍爱护。在这个人世间，我有了希望，有了胆量，有了未来，有了靠山，有了安全感。从乖乖顺顺听话的宝宝变成了独立叛逆的为人妻为人母之后，我无法控制的遗传因素使我沮丧、失落，渐渐敏感，越来越爱发呆，做事从不推敲。记忆中我在你们成长过程中，我常发无名火，甚至抓起东西乱砸你们。我真的后悔，对你们有所疏漏散漫的地方，伤害了你们，有时语言变成一把利器伤害了你们柔软的爱意满满的心，请你们包容、宽恕。

但我对你们的爱无有边界，大到工作、婚姻，小到上学、衣食住行，我尽心尽力了，成年以后你们各自承受社会的价值观断裂所带来的冲击，我无能助你们，你们对我的爱与关怀越深，我身上背负的压力就越重。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把依赖你们的强烈感情转移到开茶庄重源上，避免因过多的话语引发矛盾，无端的指责对方，双方燃起的火苗易怒发冲冠，伤及感情和亲情。

我很幸运，暮年有一个安顿的居处，经济有所保障，女儿们孝顺女婿们善良，外孙子孙女健康成长，各自有你们幸福美满的家。我无事一身轻，干些力所能及的事，思想上有了新目标，就又有了新的依赖，早起早睡，粗茶淡饭，事事顺心，只要你们还能需求，我还能对你们有用的地方，我会尽其所能，倾其所有。

婆母是我最敬爱的人

“俗话说家有一老，赛过一宝”，我受益匪浅。1964年7月初，我在西安市东七路旅店见到了慈眉善目和蔼可亲的婆母，圆圆的脸型，身高一米六，胖胖的体形，笑咪咪的眼神和我一下拉近了距离，婆母叫黄满桂，出生于湖南安化龙塘的一个大户人家，知书达理，她是她父母最小的女儿，她父母对她十分疼爱，冬芝姐见证婆母出嫁时的嫁妆摆满了江南镇的一条主街，可见她娘家的殷实，她嫁给当地江南镇豪门少爷王菊轩。

和婆母相处之中，她从不倚老卖老，性情温和，心地善良，乐观豁达，勤俭朴实，辛勤劳作，孝敬公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她身上格外突出，从来没有物质欲望，对我宠爱有加，关心最为真挚。而我却年轻无知，对人事和家务一窍不通，常常感情用事，无理取闹，易怒，无数次伤了她的心，记忆最深的是我生了兵儿以后，要求和她的儿子离婚，让她寒心落泪，不留情面的我仍不顾她的感受，我行我素住到单位办公室。一天她到单位来找我，拉着我的手说：“碧清，我的女儿，我成分又不好，年纪大了，就这么一个儿子，孤独无援又无生活来源，失去了工资，况且燕儿和兵儿不能没有家。”她说完泪流满面。家像一把钢针扎进我的胸膛，我顿时哑言，拉着她的手回家，醒悟的我看了看婆母，内心一阵酸楚，慈母啊！可怜天下母亲心，纯洁贤淑的妈妈，您为了这个家处处精打细算，您付出的辛苦硬把这个家勉强维持下来，我只知道衣取蔽寒，食取充腹，您从没有怨言，经常帮我抚养幼小的女儿，吃苦耐劳，忍耐宽容，老人心灵手巧，裁剪缝制衣服、绣花、做鞋样样精细，还烧得一手好菜，而自己在饮食方面从不挑食，全家人的剩菜饭是您的主食，这就是曾经的小姐、少奶奶、公职人员、我的婆母。

记得她曾在冶金建筑学院总务处上班时，一天天气真冷，漫天的大雪，天地间白茫茫一片，我和燕儿住在祭台村

租房内，坐床上盖着被子取暖，她开门进来，一手提着热水壶（当时的开水从冶院提到祭台村），怀抱热气腾腾的豆浆和油饼（当时能吃到这些是奢侈），笑呵呵地说：“快起床吃热的。”类似的事随时有之。

几年以后，婆母请求我继续生育，她多么梦寐以求我能为她生个孙子，可是我接连生了三三、小四仍没有让她如愿，她仍喜闻乐见，但她的两个大孙女大学毕业后，嫁给二炮总装青年军官，1993年先后得两个曾孙子，如了她的心愿，第二年含笑离开人间。

谢谢您，我的好妈妈，如今我的四个宝贝女儿是托您的福来到人间，四个小棉袄暖暖的，您的孙女们让我感受到您的用心良苦、受罪和付出，我深感内疚，懊悔和您相处的时候怠慢您，您的离开，我悲痛万分。

我的父母及兄长

时光飞逝，转眼一晃几十年春秋过去了，而今步入暮年，耳聋眼花，提笔忘字，背井离乡，坚毅拼搏，忘记了和娘家的感情。

我出生在山清碧水包围的村庄，在那苍苍茫茫的群山之中，树叶开始向转黄青，花苞轻轻的在风中摇动，经过一场春雨的洗淋，萌发起伏着一层层绿茵茵的波浪碧清。

1944年3月24日，我静静的来到人间，母亲难产，得了产后风，不能给我喂奶，请了家族的堂嫂带着她的儿子住在我家给我喂奶，父亲在一个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嘉陵江水依傍而过的盘龙镇行医开药铺。我3岁断奶，不见了堂嫂，我哭闹着不近任何人身边，只有哥哥陪我玩，他常背着我在街上买小吃，看嘉陵江上来往的帆船。一天他告诉我他没有钱给我买我想吃的东西，父母外出，就教我从一个柜子的小圆洞里取钱，那个小柜子是四方形被锁着但上方有一个小圆洞，只能放进去铜钱，拿不出。由于我的手小，能伸进那小圆洞。他在我的脚下放了一个小凳子，扶着我，我便踮起脚尖拿到铜钱，来来回回无数次后，被同春叔发现并告诉了母亲，妈妈没有打我还抱着我笑，只是厉声骂了哥哥。父亲回到家后，可把哥哥打惨了，哥哥躺在长板凳上，父亲用尺子把他打的乱叫，我躲在一边不敢出声，从那以后我再不敢把手伸进那洞里，想吃街上的食品，母亲总是让大妈领我去买。早上我和母亲还躺在床上，大街上串巷的卖热绿豆糕的声音随时能传进我的耳中，那是我最爱吃的食物，母亲让哥哥去买回，我们兄妹俩吃着开心。吃饭的时候，大高桌旁坐的父母，哥哥和我，还有一个把父亲叫老师的人。小低桌有大妈夫妻、永财、全民哥，吃肉时我不喜欢吃肥和瘦肉，母亲用手或嘴把肥瘦分离后只把肉皮给我吃。一天早晨天蒙蒙亮下着雨，大门咚咚响声不断，我惊醒后，听见大厅有说话声，就下床没有穿衣服和鞋就推门进大厅，只见门口一顶大轿，父亲已坐进轿里，哥哥吵着硬要上轿，母亲紧拉着

他，见一陌生人对父亲说了什么，父亲让母亲放手哥哥也坐进轿里去。他一走开，我到门外看见4个人抬上一顶大轿下坡很慢，我也哭着要跟上，母亲把我抱回床上，说穿好衣服鞋后才能出去，可我睡着了。我正帮大妈摘菜时，全明哥提一小木箱先进大厅，永财哥到门口接父亲和哥哥，他们俩是坐滑竿回来的，把父亲叫老师的人拿了许多李子，哥哥便拿几个放在我的面前，母亲不让多吃，这就是我的幼年。

我5岁时大妈和春同叔领着我们兄妹回到出生地，给我们家照看门户的几个人背着他们的衣物走了，都在哭，大妈给了些钱，大妈不让我到门外，她夫妻俩收拾家里家外。春同叔送哥哥到2公里外的地方去读私塾，半年之后，父母坐轿子从成都回到家，不久父亲就病故。

母亲又把我兄妹带到盘龙小镇，不是原来的大房子，是一个小屋子 and 半面厅开药铺，另半面是赖左清家的父母开的旅馆登记处。母亲不认字，认不清药，父亲的同学程姓坐堂看病抓药。我6岁时哥哥13岁，我和母亲哥哥又回到出生地刁家弯。哥哥领着我到要走30华里的乡政李度小学读书，母亲手真巧，给我缝制的背带裤穿到学校与众不同，老师对我另眼看待。大妈没有在家住，她有时能来家帮忙，一天哥哥告诉我和其他同学一块走，他忘记了带文具回家去取，从那以后我就没有见到他，母亲整天以泪洗面。

记忆中的父亲刁文武，细挑高个头，穿一件深蓝色长衫，弯眉大眼，见着我总是微笑抱抱我，遇集坐堂就诊，总是轿子去，坐着滑竿回家，后面跟着他的学生，家族幺姑（死于1968年）曾告诉我，他们兄妹六人，祖父和大伯是做棉花生意的，二伯三伯农忙种地农闲收运棉花，只有父亲考上南充中医学府，毕业后祖父借钱于他，在盘龙镇买房子开药铺和行医，医术精良，敬业，人人敬仰崇拜。婚配20公里外的贾家坝在盘龙镇做米油生意的人家二女儿贾春秀为妻，夫妻恩爱，男才女貌，家有帮工五人，1948年父亲坐轿从南木镇到盘龙镇的半路上遇着逃兵受误伤，1949年5月英年早逝，父亲的徒弟也死于非命。

母亲贾春秀在我的记忆中，身材修长，皮肤白皙，有点溜肩，五官漂亮，口齿清晰，行动轻盈，心无城府，她是一个没有经风雨历练的人，父亲在世时，她生活舒适安逸乐观，么姑讲母亲料理家务和佣人相处，体现了她的仁慈宽容和善良，她爱整洁，常穿素格、海蓝色的旗袍，人人羡慕，也招致人们的嫉妒。1949年父亲的离世，母亲的天坍塌了，依靠的大树倒了，半年之后，外公外婆误食有毒的蘑菇中毒身亡，妈妈的地陷了，她悲痛欲绝，沉重的打击，精神的刺激，她患上了轻度精神分裂症，但她实际上清醒了，她还有一双儿女需要她，就得每日为柴米油盐奔波，父亲丢下的药铺，她无奈无助，受人欺辱和冷眼，孤独无援，她选择了乡下小部分土地，镇上的药铺请了一个父亲的师弟继续经营，紧接着公私合营，程姓成了一名吃公家饭的合作医疗站的医生。

一天突然屋里一闪，亮的白昼一般，紧接着一声撕裂般的巨响，是春雷动了，这声音撕开了冬天和春天，震醒了冬眠的万物，闪电频频，一个个雷紧接着滚过来，寂静了整整一个冬日的耳朵，猛地听到雷声，紧接着倾盆大雨，我害怕，不见了妈妈和哥哥，想开门往外跑，门被反锁着。我大哭大叫，闹得邻居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到门外问，这时哥哥开门后用手堵住我的嘴，不准我再哭，打发走了邻居们，他跑到卧室拿了衣物后打开了后门，我紧跟在他后面偷着看，只见妈妈整个水泥人进了门，直奔猪圈的房里，哥哥端了木盆水给母亲洗，她的脚下流着血，原来她和哥哥半夜就到地里去翻土准备种红苕，没有穿鞋，光着脚在地里干活，沙子，碎石扎烂脚底流血不止，自己紧咬牙关，强忍着，第二天大妈告诉我母亲高烧厉害，春同叔带着一位陌生人到家给妈妈治病，晚上没有走，大妈让我兄妹叫他爸爸，我听话了，哥哥掉头就跑开了，程属于招郎上门，我和哥哥仍保持原姓。哥哥失踪后么姑来到家伴母亲半月之余，后听么姑讲父母非常恩爱，家中的经济权在母亲手中，家族中的地位较高，年轻气盛，某些地方难免霸道，就是这把“双刃剑”有意无意伤到过一些人，父亲没了，再没有保护伞，对招男入门，正是落井下石的时刻。家族外族串通鄙弃她，骂她不知廉耻，

哥哥的失踪怪母亲没有恻隐之心，狠心。在我的记忆里，哥哥失踪后，母亲整日失魂落魄，常到父亲的坟头上哭的死去活来，总被大妈纠集许多人从坟地抬回家，刁家弯再也住不下去了，各方面都很尴尬。1958年成立了人民公社，土地归公，程父带着我母女来到程家坝。儿子的失踪，让母亲失去了主心骨，陌生的环境，农活的繁重，压抑的哭声，悲痛愤怒而辛酸，失望至极后，1959年秋天她投河自尽。我从新政中学赶到程家坝时，约几百人哭着叫着，小姐，刁二姐，小婶，只见大妈泪人般倒在母亲的身上，我万分惊恐地推开他们扑向母亲，唯一可依的妈妈真的撒手西去，我的泪水像决堤的河水，痛苦和灾难使我成熟。失去了母亲，我没有了家，一到寒暑假我就到幺姑家，她对我非常好，当我发现她们有意把我当成她的小儿妇时，我逃离了，小表兄属马的在县城供销社工作，他家庭生活稳定富裕，幺姑找到了学校对我说，这是母亲的拜托，不同意没关系，我们仍然非常爱你的。的确是那样，她经常派人给我送东西和钱，到了甘肃后，我这个忘恩负义的人，没有给她去过一封信。

1960年5月底，我在学校收到汇款单100元，轰动全校老师和同学，我一下成了学校的名人，原来是我兄长寄来的，没错，班级、姓名都没错，我哭睡一整天，不进食水，是兴奋？是怨？是恨？是喜？说不清，他的失踪，我们失去了母亲，现在又有了亲人的依靠，从那以后，我们兄妹再没有失去联系，我写信告诉哥哥，我已是团员并写了入党申请书。

1961年3月哥哥非常帅气的到学校来看我，我记得他穿了一件深蓝色列宁装大衣，大家都用惊奇的眼光看着他，主动有男女同学把他带到我的身边。女老师和高年级的女生改变了以前的态度，对我非常友好，音乐女老师还把我领到她家住了一晚，当得知兄长已婚配，她很失落。

1961年8月我考上高中，上了一年半，生活无着落，不见兄长汇钱，入党申请刚批预备党员，不好意思申请助学金，大家和老师也不相信我没钱，别人以为我装穷的压力实在难受，头脑一热离校投奔兄嫂，原来他们已被下放到当地兴隆场农场，自食其力种地为生，没有财源，爱莫能助。

表兄带我出川到甘肃

1962年11月底，学校放寒假，18岁的我噙着泪水，恋恋不舍地告别学校、同学以及生我养我的地方——四川南部县，顶着淅淅沥沥的冷雨来到十分疼爱我的幺姑家石何场。大表兄要回青海的某油田，我毅然跟在他的后边步行5小时的山路到了县城汽车站，当他发现我时他一筹莫展，在车站巧遇数学女老师，她也出南部到绵阳坐火车到兰州——她夫君的工作地，我把找兄嫂继续读书参加高考的想法告诉她后，她极力劝表兄送我一趟到甘肃省两当县张家庄林场哥嫂生存的地方，在绵阳下汽车后住宿一大旅店我和老师住一间，在大厅里表兄和老师与两个西安人交谈，西安人说西北地区比四川好考大学，他们互留地址。第二天早5点20分我和老师分手跟上表兄坐上火车，晚两点半到双石铺火车站，天亮打听了张家庄林场，无人知晓，只能在双石铺坐长途汽车到两当，双石铺每双日有路过到两当县的汽车，今天正好坐上两当的过路长途车，5个小时的山路汽车已上半山腰，路段被洪水冲断无法再前进，司机只能返回双石铺，车上有两当的人说，返双石铺的路程比到两当县的路长远。天已快黑，路上不安全。大家异口同声说明早走。晚上只好睡在两户农家，我想喝水，就朝那老年农户女主人讨水，她指着水桶对我说：“给妈说，自己喝。”我左右找不到她妈在什么地方，就到房间去找她妈，见一男人衣服又破又脏，脸比煤炭还黑，头发乱的像发生过火灾的原始森林，他又重复女主人的话，我只好找表兄说：“我想喝水，他们让我给他们的妈说。”指那户农家主人，同路的一位女士起身走到木桶旁，拿起一木匙交给我说“就是马匙。”语言的差异今天领教。

所有的人都睡在一个大炕上，男人一边，女人一边，中间放大木棒子，我害怕和衣坐在炕下的火堆旁，有两位衣着不凡，谈吐文雅的女士和我一样，当时的她们对我有好感，谈天说地很投缘，分食她们的干粮，夸我长的像“青春之歌”中的人物林道静，原来她俩兰州人，在两当县中学任

教，也不知道张家庄林场在何方，我们三人互相依靠着七倒八歪睡着了，天蒙蒙亮时，表兄拉起我，交给我一个从火堆里烤了一夜的熟透的大土豆，那就是我的早点，大家结伴匆匆去两当县，我和那两位女老师寸步不离的手拉手上坡下坎，山道上灰蒙蒙静悄悄没有人家，连枯树和昏鸦都通通隐没到雾气的背后，山谷中唯一的一条公路孤单狭小，在云里雾里辛苦而吃力的蜿蜒向前，山道转了几个弯，大家突然停下脚步，桥梁塌了，无可奈何的张望着，凶猛的洪水流进漆黑的山谷，无声无息，我心里充满了恐惧，同路的当地人，不紧不慢，不急不躁，给了我安全感，他们找到了浅水处，一个拉着一个小心翼翼地摸索着前进，我走在那俩女老师的中间，安然而过，大家互相祝愿，当我们路过她们的中学时请我到她们学校晚住，我谢绝了，又走了半公里的路程，到了两当县委招待所住下，无人知晓张家庄林场在何方，早8点到县政府一打听，她们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说我们走错方向，并电话叫来县林业局一干事给我们指路，那人说张家庄林场属省级单位，在县的行政管辖中，我们从绵阳方向来应在石儿沟火车站下车，4个小时便到，现路断，从两当县坐汽车需18个小时，也不能返双石铺，只能从两当坐车到辉县转坐站儿巷火车站返回石儿沟，如果从现在的两当到张家庄林场要5天才能到达。张家庄林场接近陕西的风翔县，目前最快的路程返火车站也就是双石铺的下两站，到达石儿沟站已是半夜4点，候车室无人，但大厅亮着灯，炉子的火旺旺的，在长凳上美美睡一觉，天亮找了个向导带路，不知表兄给他多少钱，望着层层的山峰高耸入云，潺潺的细流间怪石嶙峋，只有一线路垂直60~70度，爬上几步，越来越难往上攀。带路人用钩子钩在大树上，表兄拉着绳索一步步向上攀爬，我跟在他身后，带路人紧跟我身后，以防万一，我不敢往下看，只觉得背上凉飕飕的出一身冷汗，两小时后到了山顶的一户农家，我软瘫在地，双手抱头泪流满面，不敢正眼看表兄一眼，忽然我心中一震，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哥哥仿佛从天而降，兄妹相见，长期缺乏亲情依恋的我伤心一下发在哥哥身上，兄长憔悴的脸蜡黄蜡黄，我内心隐隐刺痛，望着他泪水涟涟。哥哥请那户人家妇送我到了张家

庄林场将我交于黄存东伯伯手上，送我到兴隆场，来到了张家庄林场，环境胜似两当，像似平原但沟沟坎坎，河流多变，隔着对面的山，像似山谷中间空旷地较宽，这里有着鳞次栉比的楼房、挂牌某驻军、省林场、商店、机关、学校和旅馆、邮局、供销社，后山深谷一侧地势高，巨石突兀而起，山脉绵延不断，苍劲古老的落叶松随处可见，我久久伫立在林场的大门口，望着拉运木材的大货车接连不断，望着那像似家乡长河水一样川流不息的人群，说土不土，说洋不洋，个个匆匆忙忙，在黄伯伯家吃完饭，坐上他的马拉车送我到兴隆场兄嫂住的地方，嫂嫂赶紧用草药给我治伤，看见我双脚血泡她边擦药边流泪，我为了生存，失去了和表兄的联系，也是我一生的遗憾，表兄翻山越岭的辛苦，而我却有今天幸福的晚年。